

傳道家的放牛孩子

定意寫下這些文字，用以感謝母親，長久以來在父親的志業之後默然的辛勞。

我兒，要聽你父親的訓誨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。



藝文
專欄
心派生活



HS0805@ 版權所有



寫在案頭

2006年5月1日，勞動節凌晨，終於把案上兩篇「牧師娘」相關的論文閱讀完畢；從取得第一篇論文至方才，前後已經間隔約莫一年的時間。雖然身在軍旅，但是始終無法忘記，那段無法參與的網路社群線上討論，關於「傳道」、「傳道娘」、「傳道的家」。因著準備入學測驗的緣故，將兩篇論文從電子檔輸出成文本，為要與母親分享，也讓自己能夠再次完整的閱讀。

在適逢石竹花開之時，定意寫下這些文字，用以感謝母親，長久以來在父親的志業之後默然的辛勞，也為與她有類似境遇的女子，以及他們的子女發出微弱，卻與從前不一樣的聲音。以戰兢的心情下筆，期待這未經磨鍊的文字，亦能暢達心思意念。

傳道娘與傳道家的經驗

猶記得母親某次從教會回來，心情很沮喪的告訴筆者，她方才在教會中遭遇到的事情，其中

讓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段，是某位姊妹對她說：「傳道娘怎麼可以這樣？」；相似的狀況在其他的事件中也曾經出現「妳是傳道娘耶？」。一名選擇以傳道者當夫婿的女信徒，因著婚姻的關係，「升級」成看似擁有某種權力地位甚或道德象徵的「職務」。

雖然在教會中的○○娘，也因為夫婿在教會中事奉的位置，而被賦與類似的稱呼。唯獨「傳道娘」，她是專職傳道人的妻子，她的丈夫，是真耶穌教會的「雇員」，在教會的行政科層組織中受差派。丈夫奉派駐於他鄉，而她在夫家的地方教會與信徒們一起服事。

小時候不喜歡念書，而且時常給學校老師添麻煩，每當滿江紅的成績寄達家裡，不用等到拆封我大概會知道，當母親看過成績單，會以哪位優秀的傳道娘為榜樣來自我貶謫一番，恰巧該傳道家的那位與我年紀相仿的孩子，是個資優生，我卻是個放牛班的孩子。

大學時期，教會中有時會有婦女請託擁有「○○師執照」，且在「育嬰室」當過護士的母親幫忙照顧嬰孩，婦女們的說法大多是，「孩子的教育很成功」、「孩子的信仰很成功」。

「傳道娘」與「傳道子女」

在前述的兩篇論文當中，筆者看見長老教會在地方教會有「買一送一」的玩笑話，但在本會的《聖靈》月刊當中我目睹了「一人獻身，全家奉獻」十分肯定的宣告，實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沉重。

本會雖然沒有與長老教會類似的聘任傳統，但是信徒對於「傳道娘」這個角色的期待，似乎也不亞於長老會的「牧師娘」。「無給有職」的特色可以從筆者母親與信徒的對話、以及《聖靈》月刊傳道娘專欄中看見，信徒對於「傳道娘」的期待是個「職分」。筆者曾經笑著對母親說：「父親奉派擔任傳道，但妳從來沒被按立為傳道娘；因此妳只是丈夫的職業為傳道者的女信徒，況且沒有明文規定傳道娘要做什麼事情」。

不解自己的母親為何須要在眾人「以愛為名」的期許之下，從事一些不見得是她甘心樂意的事奉。只因為她是「傳道娘」？只因為她必須成為「典範」？她自己對於信仰的自主性，神在她生命中獨特的計畫，在十分強烈的「民意基礎」之下，突然消失了。

她在初信熱心之時，一心尋找一位可以在信仰路程中，成為有力的倚靠與彼此扶助的伴侶。但她沒有考慮到，現實的差傳與牧會制度，將使她與夫婿聚少離多，又何能隨時伴其左右。並且

接踵而來的是大環境對於「傳道娘」角色的期待，從講壇的論述，及至文章的鋪陳，在在地以文化道德規訓的方式，將信徒們心目中，「超完美女性」的形象，投射在她們的身上，使得她自己將那樣的形象，逐漸的內化在她的心中，讓她也以為「傳道娘」就是要表現出「那個樣子」！

這些無形的重擔與壓力，是筆者母親甚至於父親可能未曾察覺的。這是信徒的期待，也是集體價值的型塑。這樣的厚繭也順道加諸於「傳道子女」身上，常聽信徒這麼說：「因為是傳道子女，所以應該……」，或者是找藉口的時候出現「某某傳道的孩子，也是如何……」等等類似的說法。為什麼「傳道子女」一定要堪稱表率呢？「傳道子女」在神眼中的價值，真的是在彼此比較中所產生的嗎？「傳道子女」的學業與事業的好壞，真的可以拿來衡量「傳道娘」的價值嗎？信仰的主體性在「愛的規訓」之中，隱然不見了。

改變的可能

「傳道娘」與「傳道子女」對於自我身分的認同與重構，應可帶給信徒或是傳道者對於「傳道家」角色認同與期待的鬆動。但是在此以先，我們必須了解並看見，我們所存的文化環境當中，包含著中華民族傳統、台灣民俗影響、基督文化遺傳。因此，在此一脈絡中，真耶穌教會的「傳道娘」與其他基督信仰中的「牧師娘」，有著十分雷同的困境；同時「傳道子女」對於「傳道者」的陌生與「信仰群體」的疏離，在暢談「教會增長」的世代背景之下，應該被注視與聽見。

世俗「超完美女性」的假想，再加上信仰群體「才德婦人」的期待，恰巧形成兩股十分強大的力量，緊緊的束在傳道娘的生命外圍，除非傳道娘自己察覺這樣的壓力並展開協商與抵抗，否則這股力量將會把「傳道娘」原本無限的生命力給框定在某種「一元化」的形象當中。

信徒對於「超甜蜜家庭」的憧憬也會加諸於「傳道家」，希望看到可堪期待的目標。當信徒對於「傳道家」有著諸般想像與假定的同時，誰真正的看見「傳道家」的需要？看見制度面可以改變的目標？

在基督宗教當中存有「師母關懷基金會」及「牧家子女團契」，但是這兩個組織的促成卻是因由一位牧師娘積勞成疾而終，並有一位牧師的少年兒子跳樓自盡。或許，我們會希望這些歷史上的悲劇永遠不再重演。

旅程的開頭

試著為自己的信仰尋找神在生命中所預備的「窗口」，試圖重新理解自己的信仰，了解真耶穌教會的歷史脈絡。再次看見並且認識母親與父親，怎樣在環境的模塑過程中，一邊爭扎一邊努力地扮演自己的角色，維持這個家庭。若是能夠，希望他們的肩上，唯有主所給與他們足以承擔的十字架；也會期待，未來若有青年男女願意為群羊盡忠，都能夠在「甘心」、「樂意」的心境之下共同服事。誰來許我們一個足具規模的「學校」？誰來許我們一個足以兼顧教會與「傳道家」需要的差傳與牧養制度？

敞開我們的心胸，看見生命發展的無限可能，或許你我會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探究「傳道娘」與「傳道家」的身分認同與困境？從不同的角度，認識這個信仰群體，理解這個群體中的不同角色，體諒每位信徒的背後，都有一段展現其生命活力的故事；看見彼此的脆弱，也看見彼此生命的韌性。

窗外星斗點點閃爍，期待群體中的每一位成員，在社會中的生活就如同繁星安穩在無垠的空中，雖然只散發出極弱的微光，但在主的眼中也極為寶貴。



參考資料

1. 朱麗文譯 (London, H. B. 編)，《我的燈需要油——教牧甘苦有人知》，台北：愛家，1995。
2. 黃曉玲，〈破繭而出：一位牧師娘的性別意識覺醒、反思與信仰實踐的故事〉，台北：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。
3. 黃曉玲，〈牧師受聘，全家受聘？〉，新使者雜誌· 68期 (2002)，56-60。
4. 墨笛，〈放手、轉身〉，聖靈月刊· 300期 (2002)，52-53。
5. 盧悅文，〈叫一聲「娘」字怎堪？：長老教會牧師娘的身分認同〉，新竹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。

